

小确幸 02

秦小羊 著

吟吟有风信

YinYin
YouFengXin



名校斯诺克天才
与叛逆职高少女
的梦想与爱情

她野蛮生长，
敢爱敢恨；

他年少成名，
却被禁锢光芒。

“邵景行，你记住，你迟早是我的！”

一个个赌约，原本只想拿下他，
却反被调教，走向惊险刺激的球坛顶峰。

热血
青春
竞技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HU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吟吟 有风信



THE BUS
THE BUS
THE BUS

THE BUS

THE BUS

THE BUS

THE BUS
THE BUS
THE BUS

THE BUS

吟吟 有风信

Yin Yin
You Feng Xin

秦小羊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吟吟有风信 / 秦小羊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00-2670-4

I. ①吟… II. ①秦…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3843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书 名 吟吟有风信
作 者 秦小羊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俊琴
特约编辑 伍 利
封面设计 颜小曼
内页设计 米 籽
封面绘制 扎小扎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670-4
定 价 34.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5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001/ 第一章

相逢正当少年时

044/ 第三章

遥远又温柔的梦境

097/ 第五章

青春是首仓促的歌

133/ 第七章

两个人的恋爱小时光

024/ 第二章

那个温润如玉的少年

074/ 第四章

少时伸手可摘星

116/ 第六章

我们是彼此的微光

153/ 第八章

想和你到天荒地老





Contents

目录

170/ 第九章

阳光正好你在笑

211/ 第十一章

小小的天，大大的梦

250/ 第十三章

山花为谁开为谁败

291/ 第十五章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爱情

189/ 第十章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

230/ 第十二章

你是暗夜里的星光

270/ 第十四章

风雨过后的彩虹





第一章

相逢正当少年时

灯光明亮柔和的台球室里，姜郁正一杆接一杆地练球。

她趴在球台上，利落地将九号球打进袋，随即抬手叫来服务生摆球。

趁着这空隙，姜郁从茶几上拿出一支烟，又从兜里摸出一只金属外壳的打火机点上。

打火石的摩擦声清晰可闻，一秒后，传来姜郁轻呼烟雾的声音。

台球室生意很好，无论是斯诺克桌还是八球桌、九球桌，都几乎满台。大理石球相撞的清脆声音不绝于耳，附近的球桌上不时传来几句低声欢呼。

姜郁等人等得有些烦躁，边抽烟边问替她理球的服务生：“哎，帅哥，你会打球吗？”

服务生一愣，抬头看了一眼身材热辣的姜郁，立即收回目光：“会一点。”

姜郁朝服务生走过去，腰臀部靠着台球桌库边，看似不经意地对服务生吐了一口烟圈，说：“那你陪我打一会儿，我朋友还没来。”

服务生是新来的，客客气气地向姜郁解释：“对不起，公司规定我们上班时间不能和客人对杆打球。”

姜郁嗤笑一声，朝服务生走了几步，一脸调戏雅痞地说：“去跟你老板讲，我愿意出钱，而且只需要你陪我半小时……唔，半小时就能完事儿。”

姜郁也发现了自己话里的歧义，干脆坏笑到底，冲服务生勾了勾眼角。



服务生十分尴尬，正想拒绝，忽然听到从邻桌传来“咕”的一声。

姜郁自然也听到了这个满含嘲笑的字，立即转身寻找声源。

台球室里的球桌虽然是并排而立，可是每张桌子配套的沙发却用磨砂挡板隔开了。姜郁走了两步，才看清隔壁卡座里坐着的人。

沙发区的光线有点暗，少年一身黑衣，周身笼罩在一圈暗红色的装饰灯里，看起来神秘又优雅。他长腿交叠地坐在软皮沙发上，嘴角噙着一抹笑容，双眼放空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球台。

姜郁来了有小半个钟头，一直没注意旁边的卡座里坐了人。眼下被人赤裸裸地笑话，她一时热血上涌，冲过来就张嘴质问：“你什么意思？”

少年抬起双眼，目光温良：“你在说什么？”

姜郁有些气恼，又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少年面前，伸手将烟摁到烟缸里掐灭，冷笑着说：“别敢‘咕’不敢当啊，是不是个男人？”

少年仰头看向面前高挑清秀的女孩，眸光有些深不可测。

她右边的耳朵上戴着五六只水钻耳钉，在灯光的折射下一闪一闪。上身穿着一件贴身短袖，包裹着发育良好的身材，底下配着一条浅蓝色的破洞牛仔裤，衬得一双腿修长又笔直。

片刻后，少年站起来，声音清明地说：“你想怎么样呢？”

少年一起身，姜郁立即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她净身高一米七三，却还是比少年矮了大半个脑袋。

她假装不经意地退后一步，目光挑衅：“正好你现在也是一个人，要不和我打一局，如果你输了，立刻当众向我道歉。”

少年挑挑眉，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黑色衬衫，温和地问：“如果你输了呢？”

姜郁笑起来，眸子里星光点点：“我们这儿的对杆规矩是男遇女让后二，我少打后面两颗球，你赢不了我。”

少年没有在意这不公平的规矩，而是执着地又问了一次：“万一你输了怎么办？”

姜郁已经转身去吩咐服务生将九球台上的球换掉，接着又冷笑着对少年说：“我要是输了，就答应你一个条件，除了以身相许，其他的任你提。”

少年也笑起来，伸手去拿自己的球杆，低声道：“杀人、放火、打家劫舍？”

“呵，”姜郁哼了一声，“我就喜欢做这种事。”

球已经摆好，桌上的大小花按照国际标准摆放，先前的服务生远远地退到了一边，却还想暗暗观战。

姜郁和少年约定的是五局三胜制，且是用大袋口的九球桌打中式八球。

少年十分绅士地让姜郁先开球。

姜郁俯身下去，志在必得地开始运杆。她的上衣领口本来就比较低，如此一弯腰，更是露出了胸前的一抹白净。

少年扶着球杆站在姜郁的侧面，一眼看见她左胸口上方的文身。

是一个大红色的嘴唇图案。

唇瓣紧抿，一边嘴角向上翘起来，充满了无限诱惑。就好像她这个人，无时无刻不散发着一股魅惑又冷艳的气息。

一点儿也不像个正值花雨季的少女。

姜郁开杆进了球，连着打进了三颗球才停下来。除了八号球外，总共需要打七颗，后面两颗免打，刚才进了三颗花球，桌面上只剩下两颗她的球。

形势很好，姜郁抬眉轻笑，因为得意，话也随意了起来：“以前在这球房没见过你啊，第一次来？”

少年在看桌面的色球，心里快速整理了击球方案，也十分随和地回答：“是，第一次来。”

“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拿了一只巧粉^①，细细地摩擦着球杆皮头，闻言抬眸，停顿几秒答：“邵景行。”

姜郁还想追问，邵景行已经俯身下去开始击球。他的动作非常专业，下巴抵着球杆，上下半身完全垂直，一趴下去，已然能见到浑然天成的韵味。

姜郁心一惊，什么话都还没说，就已经见到邵景行动作流畅地击打母球，而他的七颗球加上一颗八号球相继落袋，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超过两分钟。

服务生非常主动地跑过来摆球，姜郁有些惊讶：“一杆清台，可以啊。”

邵景行微微一笑，吐字清楚地回答：“过奖。”他的声音十分好听，带着北方人独有的口音，说不出的悦耳。

从第二局开始，姜郁为了分散邵景行的注意力，不断地在他正前方来回晃动，好影响他瞄点的视线。

不仅如此，姜郁还不停地同邵景行攀谈。

^①巧粉：也叫巧克。打台球时，用来摩擦球杆皮头，以增加杆头和球之间的摩擦力，防止打滑。



“你的声音听起来像北方人，是从京城来的吗？”

“你应该还是个学生吧？哪个学校的？”

“你们那儿是八球打得多，还是斯诺克打得多？”

“哎，你长得这么好看，有没有女朋友？”

.....

哪知道邵景行一点儿也没有受到影响，他一边悠然地出杆，一边回答姜郁的问题。

“是从京城来的。”

“大三，T大。”

“斯诺克。”

一直到他连胜三局，优雅地拿擦杆布擦拭手上的巧粉灰时，才慢慢抬眼看向姜郁，声音清澈地说：“最后一个问题不回答。”

姜郁撞进邵景行那双漆黑闪耀的眼，心忽然收紧了一下。那双眸子看似镇定，又带着几分随性，可是姜郁却品读到了无声的撩拨。

再一细看时，却见到邵景行已经低头，说：“你输了。”

五局三胜制，只打了三局，胜负便已分出。姜郁甚至一局都没有打到最后的八号球，就输得一塌糊涂。

她尴尬地站在球台边，有些讪讪的。

她的台球水平还算不错，尤其打直角袋口的九球桌，更是经验丰富。可没有想到邵景行一上场就清了台，让她如此溃不成军。

邵景行还在擦拭球杆，他手上那点儿动作怎么看怎么养眼，好像这动作练过千万遍，做起来无比自然又流畅。

他说：“到你回答问题了。你叫什么？哪个学校的？”

姜郁平时横惯了，还没见过这种球技高超、性格又谦和的男生，一时竟不知如何招架，只得乖乖回答：“姜郁，美女姜，云市职高高三。”

邵景行收起自己的杆子，稍稍挑了一下眉角，嗓音静淡：“你输了，至于条件嘛，一时半会儿也没想好，要不你就考上T大吧。”他的语气十分随意，好像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可以提的要求，便如此信手拈来。

赌球，对女孩子提要求，好像并未让他觉得多有乐趣。

姜郁心里有些吃惊，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邵景行。

她没有想到，这个刚刚才认识的男生，在赢了球后，竟然会提出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不要钱，不要请客，也不言语轻薄她，却说要她考上T大。

“你这是在寒碜我？”姜郁当他是在说胡话，点了一支烟咧嘴笑骂起来，“我一职高的女混混，只会抽烟喝酒打架，你让我考上T大？有你这么侮辱人的吗！”

邵景行收起自己的装备，一脸轻松：“愿赌服输。”

说罢，他无意识地扬了扬唇，目光落在姜郁被遮挡的文身上一秒，然后叫来服务生结账。

他跟着服务生往前走，给姜郁留下了一个修长挺拔的背影。

邵景行个子高，看起来格外清瘦，一件黑色短袖衬衫，下搭同色系九分长裤，脚踝裸露在外，光脚穿着一双新球鞋，看起来沉稳却又不失活力。

姜郁的闺蜜宁雁飞匆匆从外面进来，与提着杆盒的邵景行擦肩而过。她的目光瞬间被邵景行吸引，一直到他走出大门不见了身影才回过神来。

宁雁飞走到姜郁身边，眼含春光地问：“刚才那人是谁呀，以前没见过吧。”

姜郁的心隐隐加速跳动，脸也微微发热。所幸她整张脸都笼在烟雾里，那抹红润看得并不太真切。

宁雁飞等了半天不见姜郁回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这下姜郁终于回头，低声咒骂了一句：“我去，老子刚才好像被他撩到了！”

过了几天，云市职高正式开学。

开学后的第一周，高三年级进行了一次模拟考试。姜郁对学习向来不上心，所以成绩几乎处于班级垫底水平。尤其是数学科目，总分一百五十分，她竟然一分都没得。

数学老师发试卷时，蹙着眉心说：“姜郁，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没见过谁能考出0分来。五十分的选择題，你竟然蒙都没有蒙对一个，完美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也真是厉害。”

姜郁满不在乎，嬉皮笑脸地领过试卷，还冲班上几个玩得好的男生抛了抛媚眼。

发完试卷，老师开始讲题。

姜郁坐在最后一排，盯着自己的0分试卷看了一会儿，小声问同桌宁雁飞：

“高中毕业以后你打算去做什么？”



宁雁飞一脸漫不经心，手指间飞快地转动着一支笔，答：“做什么都行，就是不太想读书了。这些函数几何抛物线，我真不明白学了能有什么用。”

聊及此，宁雁飞忽然想起了什么，兴致勃勃地凑过来问姜郁：“你之前不是说和那个外地帅哥赌球，输了要去考T大吗？那可是T大哦。”

宁雁飞的声音里充满了戏谑与调侃，话音里夹杂着某种心照不宣，好像笃定姜郁的这个赌注只是空想罢了。

姜郁自己也眯起眼，说着反话：“啧啧，一年以后，我就要成为T大的天之骄女了，想想就觉得玄幻啊。”

两个女孩轻声笑谈，好像对那种金灿灿的人生轨迹充满了不屑。

又或许是因为得不到，只好说自己不需要。

即使是高三，学校也不要求上早晚自习。

最后一节课上完，宁雁飞靠过来问：“姜郁，晚上还去‘灵感’吗？”

灵感台球俱乐部是姜郁常去的地方，她不大爱回家，而放学后的时间又太长，所以三天两头往那里跑。久而久之，连灵感的老板都知道，有个高个子的职高女孩是他们店的忠实顾客。

姜郁点点头，说：“今天去和二高的两个人切磋一下。”

宁雁飞本想说晚饭后她也去坐坐，一听到“二高”两个字，眼神灰暗了一度，声音低下来：“那我今天不过去了。”

姜郁知道她的顾虑，也不勉强：“那行。”

放学以后，姜郁随便找了一家小馆解决晚饭，就直奔灵感台球俱乐部。

这家球房共有五六家分店，算是本市规模最大的台球俱乐部。姜郁从电梯出来，一眼看到店里有两个员工在玻璃门外张贴海报。

海报上印着台球比赛宣传文案，在奖金那一栏里，被刻意放大的“一等奖50000元”几个字十分惹眼。

姜郁看了一眼比赛时间，正好是国庆期间。

但她因为斯诺克打得极少，自知没有参赛水平，所以并不打算报名。

二高的人还没来，姜郁坐在休息区等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去洗手间。

路过九球区时，刚好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

女生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文玲，男生是二高的冯磊。两人正趴在球台上，冯

磊从背后环抱住文玲，手把手地教她运杆出杆，而后者媚笑不断，一脸娇羞。

冯磊是宁雁飞的前男友，和宁雁飞分手之后，火速另结新欢。而这新欢，正是宁雁飞和姜郁的同班同学。

姜郁看得有些郁闷，也不想同他们两人打招呼。她尽量侧着脸往洗手间走，路过冯磊那台时，文玲撒娇甜腻的声音传来：“呀，这么简单的一个球，竟然没有打进！”

姜郁实在忍不住，嗤笑一声，说：“那不是很正常？人有失蹄马有失手嘛。”

文玲闻言，感觉丢了面子，于是从冯磊怀里挣脱出来，反讽道：“哟，这不是姜郁嘛，数学刚考了0分，要是再让语文老师听到你胡乱搭配俗语，估计也要被气死了吧。”

姜郁丝毫不让，嘴角挂着冷笑道：“也有‘人有失蹄’这个说法吧？不然，有的人怎么会被称为‘小浪蹄子’？”

“你——”文玲听出姜郁的话外音，气得脸都红了，她一改刚才的柔弱形象，口不择言，“你嘴巴放干净一点儿！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个妖艳贱货，还以为自己是朵白莲花呢。”

姜郁笔直地站在那儿，也没有动怒，声音却更冷了几分：“咱们俩谁是妖艳贱货你心里清楚，人家冯磊和宁雁飞还没分手呢，你就从中作梗挑拨离间，就你这样的贱人，放古代得浸猪笼吧？”

冯磊脸色剧变，正想开口呵斥，文玲已经恼羞成怒地冲到姜郁面前，厉声质问：“你说谁是贱人？”

回骂还不解气，文玲怒气冲天，已经扬起手要去扇姜郁耳光。

姜郁闪得很快，她后退两步，躲开文玲那只手，却不小心踩到了背后一个过路人的脚面上。

身后传来一声闷哼，姜郁赶紧回头去看，当她抬头对上邵景行那双眼时，心脏停跳了一秒，接着又好像突然被人用绳子吊起来，直奔嗓子眼儿。

姜郁贪恋心里的喜悦，愣在那儿没动，以至于文玲继续冲过来要打她，她都迟钝得忘了反应。

邵景行疾手快地拉开姜郁，将她护在身旁，气质骤冷下来。他看着气鼓鼓的文玲，淡漠地说：“想打架？”

邵景行个子高，神色清冷又严肃，给人不怒自威的感觉。



文玲一时发愣，冯磊终于反应过来拉她，一脸不痛快地说：“玲玲，算了，不跟这样的人计较，咱们走吧。”

文玲并不畏惧邵景行，但也不想让男友看到自己打架的样子，只好任由冯磊拉着她走。

走之前，她还不忘恶狠狠地冲姜郁瞪了一眼：“你给我等着！”

姜郁满脸不屑，根本不把文玲放在眼里。

她本想和邵景行多聊几句，可是因为内急，只好说：“我先去厕所，你在几号桌？”

“6号。”

姜郁点头，匆匆进了洗手间。

几分钟以后，当她出来时，看到邵景行还站在那儿，背靠着墙，一手插在黑色的休闲裤兜里，一手拿部手机在轻轻滑动，走廊柔和的彩灯照在他的发丝上，映衬着他静淡英俊的脸。

姜郁心头一暖，胸腔中涌上一丝奇怪的情绪。

那感觉很奇妙。

说不出，咽不下，需夜深人静，细细品。

两人一起去了邵景行开的6号桌。这张球台在小包间里，所以姜郁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他。

包间里静悄悄的，姜郁看着桌上散乱的七彩球，笑道：“原来你是打斯诺克的选手，难怪上次用九球桌，你虐我跟虐一只蚂蚁似的，不早说！”

邵景行拿起自己的球杆，垂眸轻问：“上次的赌注你没忘吧。”

听到这话，姜郁翻了个白眼，说：“不是吧这位帅哥，我就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啊。你让我考T大？就是那个种了一大堆破荷叶的T大？你知道我今天数学考了多少分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去把试卷拿来给你看。”

姜郁的书包在休息区放着，她大步走出去提进来，伸手掏出那张0分试卷，在邵景行面前晃了晃。

邵景行接过试卷，飞快地扫了一遍，大致看了一下后面的大题和姜郁的解题步骤。

过了两分钟，他把试卷还给姜郁，嗓音还是温雅的：“你这是故意考0分，

这些大题的思路和解法都正确，只是故意把步骤和得数写错了。”

姜郁猛地心惊，难以置信地看向邵景行。

三年来，对她说出这种话的，他是第一人。

过了半晌，她回过神来，假装洒脱：“我这是抄我同桌的，没想到一分都没抄到。”

“我不关心过程，既然我已经说了赌注，那你就遵守承诺吧。”

姜郁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大大咧咧地说：“哎，我说你这个京城人氏，是怎么就一根筋似的非让我考名牌大学？让我帮你召集一帮小弟打场群架不好吗？为什么就非要我考到京城去？我这个成绩，连本市专科都上不了。”

邵景行没有说话，可他的表情告诉姜郁，他对这个赌约已经多了几分兴趣。

或许是T大的天之骄子对上职高的女混混，这种巨大的反差，稍微激起了他的兴致。

姜郁败下阵来：“我真考不上，你别死揪着这事儿不放。要不我请你吃夜宵，再请你去KTV唱歌，这事儿就算过了成吗？”

邵景行沉顿片刻，答：“要不咱们再来打个赌，如果你赢了，我就答应你任意一个条件；如果我赢了，你还是去考T大。”

姜郁来了兴致，她对那个“任意一个条件”十分感兴趣。

“赌什么？可先说好，这次我不想和你打球。”

包间里灯光很明亮，照射在姜郁年轻白皙的脸上，衬得她眼神光亮活力四射。

邵景行心里闪过一丝复杂又微妙的情绪，但很快又平定下来。

他说：“我看到这家俱乐部会在国庆期间举办一场斯诺克比赛，如果我拿了冠军，你就努力考上T大。”

姜郁惊得睁大眼：“你能拿冠军？你知道这种高奖金比赛会有多少高手过来吗？各省的前几名，甚至是职业选手都有可能参加，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她虽知道邵景行球技高超，可是和职业选手比，那必定相去甚远。尤其还要拿到冠军，简直天方夜谭。

邵景行神色不变：“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那一刻，姜郁几乎已经断定了比赛结果。

她在心里暗暗想，若是邵景行没拿到冠军，她想跟他谈恋爱，不知道他不会答应？



一想到这儿，姜郁的脸倏尔热了。这个男生如此俊朗帅气，她真想找个笼子把他圈养起来，成为她的笼中宠，独属她一人。

第二次赌注就这么达成。

那时候姜郁并不知道，她赌的不仅是球，还有自己的人生。

本来约好和二高的两个男生打球，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他们都没有来。

姜郁等得心烦意乱，拿出手机想打电话问一下，忽然灵机一动，冲正在练球的邵景行挥了挥手机，说：“邵帅哥，手机能借我用一下吗？我的没电了，约的球搭子这都迟到老半天啦。”

邵景行点点头，朝茶几指了一下。

姜郁飞快地拿过他的手机，划开屏幕，先拨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迅速删掉记录，这才给二高的男生打电话。

对方接得很快，得知是姜郁后立即为自己的爽约道歉，并解释了原因。

姜郁正想和邵景行多待一会儿，也就非常愉快地说改天。

挂断电话后，姜郁乖巧地把手机放回去，然后安静地看邵景行练球。

她看他不停的长台球攒下，大理石球发出清脆落网的声音，心里暗自觉得惊诧：“哎，邵帅哥，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就这姿势、这描点、这出杆，真是非同一般。你到底什么来路啊？”

邵景行手停下来，人却没有起身。他说：“叫我邵景行就行。”

姜郁在嘴里默念了两遍这个名字，答：“有些绕口啊。”

邵景行抬眼：“名字不重要，你记得赌注就行。”

姜郁可真是拿他没辙，长吁短叹道：“真没见过你这么鸡婆的男生，我爹都不管我，你凭啥一冒出来，就跟我下这么大的注？跟玩命似的。”

邵景行还真的认真思索了一下，答：“觉得你球打得还不错，要是考进T大，可以常常切磋一下。”

姜郁当然知道这只是邵景行的玩笑话，毕竟在京城，球打得好的多了去了，她那点水平根本上不了台面。

可是，不管这话有几分真假，也不管这个男生是不是在拿她找乐子，姜郁总归是高兴的。因为她觉得，邵景行肯定还想再见她。

姜郁就这么一个人坐着，继续看邵景行练球。

而邵景行的心里，却并不如表面那样平静。偶尔停杆捡球时，他会不经意地朝姜郁瞥一两眼。

这个女孩生得很美，像一朵妖冶的花。

她施了浓淡相宜的妆，举手投足之间稚气未脱，却总在刻意标榜自己的太妹身份。

可是这一分随性与洒脱，却是有的人永远都难以企及的奢望。

邵景行克制住自己脑海里的思绪，随手打了个利落的翻袋球。

又过了半小时，邵景行收起球杆，说：“我不练了。你回去吗，要不要我送你？”

姜郁立即起身摆手：“不用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或者也可以在手机上叫辆车，很方便的。”

说着，姜郁就拿出手机点开打车软件，点了几下她又倏地停了下来。刚才给二高的学生打电话时，她借口称自己手机没有电而用了邵景行的手机，可现在一下就暴露了。

姜郁野惯了，从来都没有怯场的时候，可是在这白炽灯下，她忽然就红了脸。好在邵景行并没有多问，而是拿着球杆，淡淡地说：“那走吧。”

姜郁随邵景行一起走出包间，她有些尴尬，从包里摸出一支烟冲邵景行晃了晃，问：“抽不抽？味道很正的女士烟。”

邵景行摇头拒绝，姜郁就自己点上了。

她抽烟的姿势很娴熟，淡淡的烟雾在两人面前升起，缠绕出朦胧又暧昧的曲线。

两人一起走到前台，邵景行把会员卡拿出来递给收银员，示意结账。

恰好俱乐部的店长从门外进来，见到提着杆盒的邵景行，热情地说：“小邵啊，我们这儿马上要举办比赛，你参不参加？斯诺克比赛，能碰上很多高手，玩一玩儿？”

邵景行点头，店长立即让收银员拿出报名表，顺便讲了一下比赛流程。

姜郁站在一边，想到自己和邵景行的赌注，心里隐有期待，便对店长开玩笑：“我来这么多次也没见你拉我比赛呀？邵景行才来几次，你们就这么熟了？”